



JIA ZHI FANG WEN JI

# 贾植芳文集

【翻译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贾植芳文集

# 翻 译 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贾植芳文集/贾植芳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ISBN 7-80681-566-X

I. 贾... II. 贾...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8524 号

**贾植芳文集**

作 者:贾植芳

责任编辑:徐 侗

封面设计:夏季风工作室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57.875

插 页:8

字 数:1346 千字

版 次: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2100 册

---

ISBN 7-80681-566-X/I · 102

定价:120.00 元(共四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1985年9月贾植芳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

# 翻译卷目录

|                                        |     |
|----------------------------------------|-----|
| <b>论报告文学</b> E. E. 基希著 贾植芳译 .....      | 001 |
| 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 .....                        | 003 |
| “列宁同志问候你” .....                        | 007 |
| 附录:基希及其报告文学(T. 巴克著 张元松译) .....         | 015 |
| 出版者的话(泥土社编译部) .....                    | 038 |
| <b>契诃夫的戏剧艺术</b> C. Д. 巴鲁哈蒂著 贾植芳译 ..... | 041 |
| 第一章 契诃夫所走的道路 .....                     | 043 |
| 第二章 契诃夫的诸戏剧 .....                      | 069 |
| 第三章 论《樱桃园》 .....                       | 096 |
| 第四章 结论 .....                           | 134 |
| 译后记 .....                              | 146 |
| <b>俄国文学研究</b> [苏联] 谢尔宾娜等著 贾植芳辑译 .....  | 149 |
| 拉吉舍夫论(谢尔宾娜) .....                      | 151 |
| 戈里鲍耶多夫论(奥尔洛夫) .....                    | 157 |
| 普式庚论(布拉果依) .....                       | 169 |
| 果戈理论(斯契潘诺夫) .....                      | 176 |

|                              |     |
|------------------------------|-----|
| 果戈理和俄国现实主义传统(安德朗尼科夫)·····    | 189 |
| 果戈理和普式庚(布拉果依)·····           | 204 |
| 剧作家的果戈理(杜雷林)·····            | 210 |
| 果戈理在苏联舞台上(戈尔巴诺娃)·····        | 215 |
| 关于《巡按使》的断想(史迁普金娜—古柏尼克)·····  | 232 |
| 我如何扮演乞乞科夫(塔波洛科夫)·····        | 238 |
| 我为《塔拉斯·布尔巴》插画(基布里克)·····     | 258 |
| 别林斯基的美学(塞米茹诺娃)·····          | 263 |
| 赫尔琴论(维亨)·····                | 278 |
| 奥加略夫论(《苏联文学》)·····           | 289 |
| 屠格涅夫论(彼得罗夫)·····             | 293 |
| 车尔尼雪夫斯基论(塞都罗夫 卡若犹拉)·····     | 304 |
| 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的主要特征(谢尔宾娜)·····    | 313 |
| 杜勃洛留波夫的文学批评原理(阿尔克赫波夫)·····   | 328 |
| 涅克拉梭夫论(阿尔克赫波夫)·····          | 345 |
|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论(维斯特谢夫)·····       | 361 |
| 托尔斯泰论(乌斯宾斯基)·····            | 370 |
| 列宁与托尔斯泰(西伦)·····             | 382 |
| 皮沙列夫论(雅罗斯拉夫斯基)·····          | 390 |
| 契诃夫论——关于他的小说《在峡谷中》(高尔基)····· | 406 |
| 柯洛连科论(柯托夫)·····              | 412 |
| 高尔基论(米哈伊洛夫斯基)·····           | 424 |
| 排印后记(贾植芳)·····               | 439 |

翻译卷

贾植芳文集

【论报告文学】

E. E. 基希著 贾植芳译

贾植芳文集





# 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

关于被一切资产阶级作家宣称为毫无价值的特殊的文学样式——速写(Sketch)或报告文学(Reportage),我有几句话要说。这种文学样式,我想,实际上也为速写作家自己所见轻,就连在这里出席会议的诸位先生,说不定也会有瞧它不起的。

真正说来,虽然像约翰·李德,拉利斯·勒斯莱(苏联作家托莱切雅科夫、柯尔曹夫,德国的戈里亚,以及其他许多作家,都是如此)那样人们的作品已经出现了——这些作家的作品,已经证明了基于事实材料所写的速写,也能达到独立的艺术作品的境地,但速写作家或报告文学作家仍被人认为不过是最低级的新闻纪事作者。读了上述各作家的作品而不了解这种情形的人,一定能从把持着批评界的人们的恶毒的非难中得到理解的罢?

资产阶级批评家的这种恶毒的攻击,与其说是由于这种样式是崭新的东西,还不如说是由于这种样式在其本国的危险性。请允许我举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罢。三个月左右以前,我曾在锡兰岛停留过一个时期。在旅途的船中,我曾读了关于这个岛的各种书籍——半官方的游览指南,各式旅客向导社的广告性的小册子,以及文学家的游记文。当我把这些书籍和这里的现实情况相互对照之后,我就

不能不感到惊异和反感了。我在这个岛上看到：从十月到一月之间，有三万以上的儿童因疟疾或营养不良而死亡。这里的百分之八十的儿童，饿得连走到学校那样的力气都没有。这里的人民每日在鞭子下生活。土人什么工作都找不到，因为资本家从印度输入了更低价的劳动者。这里的人民吃着草根树叶，每日继续有人走着由乞讨到饿死的道路。

然而，旅行速写内写的是些什么东西呢？他们所写的是这里的珍珠岛的美丽，冲激海岸的波涛的音响，永远在颠簸的木筏，往昔的王宫废墟，以及其他关于自然的美及古代文化的遗迹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对于可厌而又可怖的日常生活，只字不提。

但是，如果我们对这样纪事的编纂者加以责难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这样回答：我们并没有扯谎，巍峨的古代宫殿和美丽的自然景色都是实际存在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认为我们是要生硬地嵌入某种主题，而这则是对他们的创作自由的一种压迫，所以要起而反抗了。因此，他们反而攻击我们，无异这样说：“我们是完整的艺术家，你们不过是一群陈腐不堪的政治煽动家，是失掉了幻想能力的枯燥无味的公式主义者。”

不过，要是具有社会气息的人在锡兰岛上看到了我所看到的事物，可就引起了这种诱惑：这里原来是丑恶的，应把它记录下来，把那些恐怖列举出来。面对着人类的悲哀，想要哭泣，想要叫喊，对于被责为政治煽动家自己甘愿承担下来——这种种诱惑就都很强烈地发生了。因此，把这些事实直接地给以一种有独立作用的可能性，不加任何润饰地把这些事实传达出来，——显出自己原来并非从幻想出发，这种诱惑也就发生了。

要使这种诱惑不致失败，作家必须要像不使作品失去艺术性那样地审慎地选取绘画器具，在正确的展视中，组织自己的记述，而必须把它作为是艺术文告——艺术地揭发罪恶的文告。因此，就不能

用平面的、静态的唯物论方法,而必须要求达到辩证唯物论的方法,必须创造变化中的前景。作家必须能从现在的关联中显示出过去和未来。这是推论上的幻想能力,这本来是从陈套与政治宣传中的解放。然而,在为了作品的艺术性而从事各种努力之际,必须显示出真实性——完全是真实的东西这一点不可。这是因为,对于科学地被证明的真理要求,——即报告文学作家的作品,不仅对于世界的剥削者说来,即对于作家自身,也是一种容易招致危险的东西。这种工作较之没有害怕被反驳必要的诗人工作更其是危险的。

对于不失艺术的样式和规模而同时又能正确地显示真实这件事,较之诸君所想像的是一种更困难的工作。速写或是报告文学,它虽然是劳动和世态的表示,然而在今天,我们知道,它仍然常常是模糊的,刻板的东西。只有能达到自己目的的速写作家,才是真正的艺术家。

真理是艺术最上乘的原料。所以要认识没有自由的法西斯统治下的国家,决不能不多多地理解政治。在这种国家的文学中,充满了麻木的冷淡,关于嗜血和新领土的抒情的空想。在这里,正是由于作家对于人生问题缺乏理解,所以也就不能正确地提出问题。

我们最敬重的是人的生活。我们必须使我们的文学为人的存在和意识服务。

**译后记:**捷克的优秀报告文学家基希(E. E. Kisch 1885—1948),对我们并不陌生,他的以我国为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秘密的中国》(China Geheim),抗战前曾有周立波先生的译文。

这篇《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是一九三五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作家拥护文化大会上的基希的讲演,当时德国法西斯猖狂一时,大大威胁着人类的和平与安全,它是科学与文化的死敌,正像今天的美帝国主义一样。基希的这篇讲演,充满了高度的战斗性和强烈的政治

性,通过他自己的创作实践,来论列报告文学这一样式的特点和要求,实际而明确。所以把它译了出来,为对这一文学样式有兴趣的人提供一种参考。

译文系根据日本高田雅英的译文转译,收在小松清编的《拥护文化》一书内,一九三六年东京第一书房刊行。

## “列宁同志问候你”

从前，——摩得洛塞克开头说——那是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好多年以前，有一个住在布拉格的波兰同志来看我，“摩得洛塞克同志，列宁同志教我问候你。”

“是谁？”我吃了一惊地问。

“是列宁同志，怎么，你不知道他是谁吗？”

“我当然知道他是谁。他是俄国党内的左派，但是我和他没有交情。”

这时，倒是那个波兰同志惊异起来了：“你不认识他！我刚从克拉科来（他或者说的是华沙，我记得不很准了），列宁在那里对我说：‘你回到布拉格的时候，务必到摩得洛塞克同志那里去一趟，代我问候他。’他特意地叮咛我这么做的。”

我只好谢谢我的带信儿来的客人了，还有什么办法呢？但我总弄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列宁。我也确实认为列宁没有听到过我的名字，因为我一直是在捷克的党内活动，没有在外边跑过。

后来过了一年，尼米克同志从布鲁塞尔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会回来告诉我说：“呃，摩得洛塞克，列宁同志要我代他对你致亲切的

问候。”

这一来，事情变得更古怪了。因为就是这一年——一九〇二年，换句话说，在这两次问候当中——俄国的布尔雪维克借我们党的办事处召开了全国性的党大会；我知道列宁是出席的，（我相信他住在市外扎司克夫区的玛希加旅馆；没有疑问，是处在警探的严密监视下面，因为他被看做非法的人物。）那么，如果列宁要带信问候我，他为什么在住在布拉格的期间不来看看我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始终找不到答案。

接着就是俄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列宁在这里面起了多么显著的作用呵！我总是想不出我曾经认识他，——虽然我的记忆力是很好的！他竟两次地问候我。

有一天我看到列宁的照片，我对我的妻子喊了起来：“莎卡拉，你知道这个列宁是谁？就是我们的马耶呀！”

为了弄得确实点，我查遍了我的那些旧信件。虽然在战时我已经烧毁了一切可以引起怀疑的材料，我还是想要找到我和马耶的残存的通讯。

老摩得洛塞克把他的那些旧信件左看右看了一阵，为了证实马耶就是列宁。我们还得告诉你：在一九〇〇年的三月的一天，明斯克的西伯利亚村庄的所有政治流放犯都到县城里来向他们年青的领袖告别。他在西伯利亚的五年流放期满了，他来到明斯克和他的同志与难友见面，然后再踏上征途。他要回到“家”里去了，——家对他的意义（大家都知道这一层）就是到社会主义运动中去工作。大家都和他拥抱，因为都对符拉基米尔·伊里奇抱着很高的期望。

他开始了他的旅途。当雪橇沿着叶尼赛河前进的时候，寒风刺骨；雪橇傍着河岸一直走了三百里。他日夜不憩地钻行；全身都冻伤了。但是列宁心情旺盛，因为马的每一步前进就是距他的目的地近了一步。不久他就可以着手实行他在寿山斯克村所拟订的计划了。

最要紧的,是他打算为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建立一个中央机构:《火星报》命定地将在沙皇俄国造成燎原的力量。

雪橇到了乌发。列宁要在这里和他的最亲切最真诚的同志克鲁普斯卡亚告别。她的流放期还没有满。接着他在巴斯科夫又停下来了,——为了有名的巴斯科夫会议,他还打算在这里物色合适的马克思主义者到《火星报》和《黎明报》去。这以后,他决定出国去和老练的社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碰头。

但是特务一直盯着他,而且在圣彼得堡把他逮捕了。他身上带着为建立《火星报》募集来的二千卢布,还有一张写着在外国接头的人的名字的纸片,这个文件是用牛奶写的,遮在上面的是用普通墨水写成的一封平常信。警长贪婪地攫住了这封从这个危险的嫌疑犯身上查出的信件。他什么也没有发现;但是他认为这可能是用密码写的,他把它归了档希望能破获密码。

列宁在监狱里坐了一个半星期。那些家伙是否会烤热那张纸头而发现了里面的内容呢?

他们没有找出它的内容。第十天,囚徒乌梁雅诺夫被传到公事房里。他们发还了他的东西,包括两千卢布和那封私人信件;他们警告他停止一切革命活动,不要打算上外国去,于是释放了他。

列宁出了国。一年以内,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亚也来了,因为她的流放期也满了。

在她的《列宁回忆录》里,克鲁普斯卡亚叙述着她如何到了布拉格,她说列宁用着摩得洛塞克的名字住在那里。他就是用这个名字给她通信的。但是列宁寄给她的最后一封信,是挟在一本非政治性的书籍里面,那里面还写着他在慕尼黑的通讯处,却永远没有达到克鲁普斯卡亚的手里。所以当她来的时候,她给布拉格打了一个电报;一到了车站,却没有看见符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使她不禁目瞪口呆。

她等了一会儿。被种种疑虑纠缠着，她雇了一辆马车。当车夫把行李搬进车内以后，她给了他一个地址，便坐了进去。马车在工人区域的一条小胡同内的一个大杂院前面停下来了，从那里的窗户里晒出种种色样的床单。克鲁普斯卡亚一口气跑到四楼，叩门。一个金黄头发的捷克女人应声开了门。

“摩得洛塞克，赫尔·摩得洛塞克。”克鲁普斯卡亚喘息地说。

一个工人在走廊里出现了，他说：“我就是摩得洛塞克。”

“不，”克鲁普斯卡亚混乱地啜囁着，“摩得洛塞克是我的丈夫。”

摩得洛塞克明白了这是谁的太太：他替他转信到慕尼黑的那个俄国人。他在这天所接到的那封电报也已经转到慕尼黑去了。

克鲁普斯卡亚写道：“摩得洛塞克陪了我一整天，我告诉他俄国运动的情况，他告诉了我关于奥地利的运动。他的太太给我参观她的编织物，并且用捷克的汤团款待我。”

但是这种汤团并不算是布拉格的正经食品。克鲁普斯卡亚同志要是明白这种汤团是什么玩意，那她一定不会去注意它了：那是一种用马肉作的菜肉混合的东西，拿来冒充汤团的，正像波希米亚的一般这类的肉食一样。

不过，为什么还要提起这顿吃过很久的饭的细节呢，要是客人自己对这一点儿也不知道？那是因为主人夫妇还记得它，而且仍然记得很新鲜哩。《列宁回忆录》出版以后，我们马上就去访问这位捷克工会运动的久经锻炼的先进，弗提塞克·摩得洛塞克(Frantisek Modracek)；我们确实相信他就是克鲁普斯卡亚的《回忆录》里所说的摩得洛塞克。他坦然地自愿报告他和这个神秘的俄国人与他的夫人的各种关系。

“党报‘Pravo Lidu’的编辑们，”摩得洛塞克回忆说，“那时在波拉塞克广场有个办公处，一九〇〇年夏天他们给我送来一位俄国同志。他打算和我研究一些什么事情，当晚就留在我家里。那时我住



在勿苏凡司郊区的加罗茹娃和涅尔多娃这两条街的转角处；我们的房间正对着天井，它小得使我无法为我的客人安置一个睡觉的地方（我们甚至连一张多余的垫被都没有）。所以他竟没有在我的房间里睡。

“我从他那里明白了：他是作为一个政治流放犯，住过西伯利亚后，才秘密离开俄国的。他一点也没有那种虚无主义者的自高自大神气；实际上，他给我的印象还不如说是一个平常的外国气派的行商。他的身材中等，不胖也不瘦，但是肩膀挺宽。我不记得他有没有胡髭。他的举止够冷静的，虽然我感到他有些急性。他说德国话说得很好。

“他要我给他弄一张护照，用一个某些方面像他的人的名字。我答应他尽力去办，不过我没有办到就是了。

“第二天他就走了，后来我们约定了：我替他代收从俄国来的信件和款项，然后再照他给我的地址把一切转去。我也没有破费什么钱，因为我被迫的接到一张写得清清楚楚的支票。

“这位俄国人没有告诉我他的姓名，不过他要我在所有的通讯里称呼他为‘马耶同志’。

“他走开以后，我开始收到从俄国来的大批邮包和信件，通常是每两周收到一次，我就把它们转到慕尼黑的指定的通讯处去。这以后，我开始几乎每周都收到从德国和瑞士来的整捆的俄国报纸和小册子。我那时在社会民主党的印刷业工会的办公处工作，我是这里的一个活动分子。我并不拆封，只是把它们装了箱，然后再转寄到克拉科的一个通讯处去。

“这位俄国人走了几个月以后，一天清早，有一辆马车停在我的门前：从里面走出一位面容清癯，服饰朴素，年纪三十左右的女人，她的举止很安详——这是马耶的夫人。走进屋子以前，她抗议车夫向她敲竹杠。她比她的丈夫似乎还要健谈，德国话说得也不错，她告诉